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散文卷



省登字
主编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散文卷

省登宇
主编

THE SIXTEENTH

NEW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扬：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散文卷 / 省登宇
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2
ISBN 978-7-5125-0654-1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6026 号

飞扬：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散文卷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
策划编辑	李 莉
特约编辑	张 艳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6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54-1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1551 传真：(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第一章

如果时光不离开

害怕你离开

时光深处的风箏

笨拙

天亮以前

如果时光不离开

一个陌生姑娘的来信

一秒的爱情

一个人的屋檐下

那些年的饕餮盛宴

爸爸的自行车

002

005

007

014

017

022

031

032

035

041

第二章

远处的季节

再见，旧情书

遇见格子衫的棉布裙

与君书

温一壶秋色与你

快递还没爱情快的年月

你曾是我年少的欢喜

停在昨天

重返2013

开始和结束

远处的季节

风若年少的回声

046

048

050

053

056

065

067

071

074

078

083



第三章

低头间的青春

时光三题

088

低头间的青春

092

被时间遗忘

095

太阳照常升起

100

昼若夜房间

105

从前慢

109

与我无关

114

正午的阳光

117

我想对你说，我已改变太多

119

相遇之后并肩

123

第四章

瞳孔里的天空

像奔跑那样美好的事

128

戈壁默想

134

夏至——读《夏至未至》

136

守护那场动人的华丽

142

静默的生命——读《冬牧场》

145

叉哥

150

清澈从前，宛如少年与花眠

156

瞳孔里的天空

160

疲味

163

所求——读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168



第五章 心上的风景

还乡

174

108路公交车

178

天目

181

六小时的琴声

185

未知

192

心上的风景

195

你好，Seoul

201

初恋

207

不安分

209

第六章 少年，

我愿陪你颠沛流离

衰老是列将到站的火车

218

大吉与凛

226

亲情永不下岗

234

转身，遇见错过

237

离开

239

少年，我愿陪你颠沛流离

245

在火车上

247

坐车

253

爷爷的子弹盒

255

第一章

如果时光不离开



害怕你离开

文 / 吴百川

时光深处的风筝

文 / 倪国欣

笨拙

文 / 秀伟君

天亮以前

文 / 柳敏

如果时光不离开

文 / 潘云贵

一个陌生姑娘的来信

文 / 陈页

一秒的爱情

文 / 吕梦婷

一个人的屋檐下

文 / 徐岳林

那些年的饕餮盛宴

文 / 黄烨

爸爸的自行车

文 / 秀伟君

害怕你离开

文 / 吴百川

我知道生命再富丽旖旎，最终也逃不了离世的悲剧。或许现在说出这些话太过残酷。即使我已然能在你的脸庞上寻到岁月侵蚀的痕迹，在你不经意的微笑间瞥见难以掩藏的沧桑，我也知道，上帝将你留给我的时间还很多。但看着岁月正一点一点地将你从我身边扯走，我也不由自主地害怕，害怕你离开。

人到一定岁数时会“返老还童”。时光荏苒，曾经的我是那样调皮，是你——母亲在管教我，担心我；而现在，长大后的我竟发现你变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我开始处处担心你，我害怕你走丢，害怕你离开我。

我曾写过一篇日记，名为《七月星》，大抵是说父母已老，但他们无论如何也应有八十高寿，人生十二月，他们还只算是七月初的星星罢了。不巧被多管闲事的同桌看见了，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男人四十正值壮年，哪里老了？四十岁，是壮年吗？我看到父母的面容不算憔悴也已沧桑了吧，他们甚至已不复五年前的精力了。孔子说四十是不惑之年，但我觉得它更应该是人生的一道大关，跨过了它，就开始颓然地衰老了。

可，让我就这样看着你即将跨过这道大关，看着你青春的朱颜不再，看着你愁容满面地渐渐衰老，我怎么忍心啊。女人生来就是爱美的生物，而时光却毫不留

情地催她们老去，格外自得地看着她们的侧脸被各种皱纹与斑点驳杂，看着她们为自己的容貌自伤，多么残忍。我又是多么怕你日渐老去，多么怕你最后离开我。

我会时常与你回忆你年轻时的故事。但，自从有了我，你早已没了青春最绚烂的章节。我所记得的，已是你后青春期的诗了。可那时你仍把青春演绎得格外热烈。你是一名教师，而我觉得一名教师的衰老，和她的学生密切相关。五六年前吧，你还未选调到我的家乡，每天早上都要挤半个多小时的公交到另一个镇子上去上课，晚上却能把所有作业、杂务都在那边处理好，并备完课，再挤半个多小时的公交，于晚上七点前到家。你说那时因为有青春的无限精力，从未觉得累。而如今，你在自己的家乡教书，来回方便，却累得苦不堪言，常忙到深夜。是因为你现在教的这个班上的学生异常调皮有个性吗？其实我觉得，真正原因是你已经衰老了吧，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我一直反对你教小学，小学一届六年，等你教完一届，你会发现自己一下子老去了六年光阴。我不要你老得那么快，我害怕你离开我。

去年暑假，我与你一同去厦门旅行。没有浪漫细胞的父亲不喜欢旅行，所以他很少有陪伴你出行过。于是剩下我陪你去你一直向往的城市，纪念你即将逝去的青春。那次旅行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叫作“安全”的概念。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在异乡独处四天，我开始胡思乱想，可能遭遇抢劫、绑架什么的。

我们在到厦门的第二天下午，决定去一个叫作“怪坡”的地方。没有可以直达“怪坡”的公交车，我们只好坐车穿过一片荒凉的大山（其实是植物园）再往回走。这里行人稀少，静穆到让人害怕。在穿过寂寂大山的宽阔却少有行人的公路走了好久，到了所谓的“怪坡”。一看就让人大失所望，分明一个小小的土坡，有几个坏人模样的商人骑着几辆自行车聚在那里。他们说所谓怪坡，就是一种幻觉，只有用自行车来体验才能悟得其“怪”。上坡时不须用力可以自动上去，下坡时不蹬就下不来。听着很神奇，但他们却报出了一个敲诈般的租车价钱，你当即拒绝，带着我返回。我们一边嘲弄着那不值得的天价，一边在他们的挽留声、劝告声、谩骂声中离去。走出一段路程后，我无意一回头，却看见那个为首的商贩一脸恶意，带领着其余商人，蹬着自行车朝我们追过来！天哪，这大山里，寂寥无人，却被一群恶人盯上，我惊慌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也一脸悚然。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快步走了起来，

也不敢回头望，到最后实在害怕，索性跑了起来。直到回到那座繁华的城市，才敢歇一歇，万幸，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天晚上，我们租自行车在环岛路上骑行。周围夜色笼罩，但却人来人往，灯火辉煌，倒不觉得害怕。你骑得很慢，我骑在前面，常常要停下来等你。我想起下午的事，很担心你遇到危险。你不停地抱怨自己眼睛不好，到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叫我只管自己跑到前面去，不要管你。那一刻，我的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当我长大了，当我觉得自己有力量了，你却开始衰老，开始无力了。我本来就不可能把你丢在后面只管自己走。我还是决定边停边骑，让你骑在我的前方慢慢前行。我愿意等待你，只要你能时时守在我的视野之中我就安心。我静静地看着你穿着白色衬衣、蓝底白斑点裙子的背影，想装得孩子气故意扎条马尾。我看着看着，只是莫名地想哭。眼前这个已不再年轻的女人，竟是生我并养我十几年的女人。你开始衰老，你在我身边也开始衬得小，你变得像个孩子一样，需要我等你，担心你，害怕你遇到危险。我想我要是把你落在后面，你遇到危险，被绑架了我怎么办？你离开我而去，我怎么办？于是，我要让你静静地行在我的前方，让我时时可以看见你，如果在无人保护的异地遇到危险，我可以想怎样保护你，怎样为你牺牲……

“妈妈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落在后面！你出事了我怎么办……”

那天晚上，想着下午的事，我决心要保护，保护这个生我养我、穿白色衬衣蓝裙子、想装年轻的小女人。我想我是时候该长大了，是时候去承担一个男子汉的责任了。一个人，生来才只用守护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母亲，并且是要尽全力守护的。为什么，因为怕她离开你。而我，也要好好守护你，我只是，害怕你离开。



时光深处的风筝

文 / 倪国欣

在记忆深处，总有一根长长的引线，它将年少稍纵即逝的光阴在此后的岁月里牵引过来又牵引过去。引线的另一端，系着一只斑斓的蝴蝶风筝，只要忆起这只风筝，童年便栩栩如生。

它飘荡在乡村的旷野里，飞过一大片油菜花田，飞过郁郁青青的苇丛，飞过一双双稚嫩的眼角眉梢，飞过一条叫作秦淮的河和一座叫作赤山的山……最后停留在时光的某个角落，凝固成象征欢乐的图腾。

那只蝴蝶风筝是爷爷为我扎的，几根质地柔韧的苇条蒙上一层薄薄的宣纸。水粉落到宣纸上时，会看到斑斓的色彩在纤维柔和的触角中晕染开来。爷爷的画技并不高明，两只蝴蝶翅膀的着色也不对等，但对鲜亮着迷的小孩子来说，那是我所见过最美的蝴蝶。以至于我七岁离开家乡以后，这只蝴蝶时常翩跹于我的梦境，抖落一片又一片的五颜六色。

乡村的童年物质匮乏，最喜爱在晴好的日子约上三五好友，带着风筝跑到秦淮河的河堤上。那时候似乎不存在走路的概念，愉悦传达到脚尖时只能是欢呼雀跃。风筝有半个人大，助跑跌跌撞撞，衣服上时常沾着恼人的勾刺植物，青草汁液的涩味久久散不去。

放风筝的许多细节已经变成童年的羊角辫，在光阴中遗落了。只有那些清亮的笑声如同五月槐花的香气，年复一年悬在枝头。我常想，是不是彼年的笑声在槐树上落地生根，只要摘下一片油亮的叶片，含在嘴里轻轻吹动便能将那些笑声唤回。

也曾为这只风筝闹过不愉快，母亲周末回老家久久不见我人影，急切地呼喊声传到我耳中时，太阳已经完全隐没在赤山后面了。天空是纯净的黛青色，我暖色调的风筝悬在半空生硬而突兀，收线时出其不意摔了一跤。蝴蝶像是折断了翅膀，跌入秦淮河滩涂清浅的水洼里，有色彩从我的风筝上剥落，宛若一缕缕游丝在水中荡漾。

我捡起湿漉漉的风筝，彩色水珠滴在我粉色纱裙上。抬起手抹了抹发酸的眼角，睫毛却沾上水珠，整个麦田透过浑浊的折射斑驳不清。手中的风筝比我的纱裙更像只花猫。颜料已经完全化开，顺着宣纸细腻的纹理肆无忌惮地蔓延。模糊了羽翼上褐色斑点的轮廓，模糊了状若波浪的精美花纹。眼中的酸涩再也止不住，时隔经年，我仍然喜欢用诗化了的回忆去述说这次哭泣，兀自想象流淌在我脸上的泪水是不是一条五彩河流的源头，冲刷出两道斑斓的沟壑。哭泣声惊动了停栖在河畔的白色水鸟，它们拍打着翅膀扑棱棱地飞起来，翅尖掠过平静的河面，斑斑点点的涟漪清浅而又悠长地荡开来。

母亲见到我的狼狈，原本冷冰冰的脸色变得温和，拉着抹了一脸眼泪和颜料的我回家。

次日，湿了的蝴蝶风筝晾干了，质地越发轻灵，蝴蝶图案混沌不堪。我便不愿再将其带到河堤上去放，静静地把它悬在老家不起眼的角落，它再也不能带着斑斓羽翅飞过旷野和河流。

爷爷曾许诺做一个更大更好看的风筝给我。他说要在苇条上蒙一层彩色的绢，这样就再也不用害怕掉在水洼里了。但还未来及等他为我做一个不怕水的风筝，他就睡在那张老式雕花木板床上，再也没有醒来。

我跟随父母搬了新家，那只丑陋的风筝最后蒙上了灰尘，蜘蛛在苇条间肆意横行，它被遗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随着老屋一同老去。

只是每每回忆的针脚指向那段日子，总有一只斑斓的蝴蝶风筝崭新如初。它拖着长长的引线悠悠然出场，顺着秦淮河的堤岸飞过鸟语花香的童年时光。

笨拙

文 / 秀伟君

我就是讨厌你身上那琐琐碎碎的笨拙。

上大学离开家，和你的联系方式也就变成了每个星期两千公里之隔的一通电话，每次你都要在电话里絮叨诸如“最近吃得好不好，睡得怎么样”或是“没钱了要吱声我给你打卡上，自己不要舍不得花”这样的叮嘱，似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天底下每个母亲都可以胜任的事情，而电话这头的我总是不耐烦，厌烦你的絮叨和依旧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你像有特异功能，能从我的话语中听出我的想法，于是当你说“好啦好啦，你又烦我了”的时候，我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嫌隙收敛起来。

我的一皱眉一撇嘴，你都如剥青豆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好像就是这么不会去琢磨讲话的技巧，直脾气的你说“现在特别想我”的时候，我忍着一胳膊的鸡皮疙瘩说你肉麻，你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回答你说现在忙着排练话剧，你说“没想到我儿子竟然还会演戏”时流露出惯于称赞小孩子的惊讶语气也总会触动我敏感的自尊心。电话这头我失去继续聊天的兴致，丢了句冷冰冰的“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毫无特长，好了，我要挂了”便挂断电话。小心眼泛滥让我本想连续挂断好几通你的来电，可还是在几天之后又拨了过去。电话那头的你竟

然向我道歉，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你说我误会了你的意思，你是想表达你因我而感到骄傲。矛盾然后冷战最后烟消云散，一个又一个无聊却又重要的循环，好像从青春期开始，我就是在与你这样大大小小、零零散散的矛盾中长大的。通话的结束依旧是冗长的嘱咐，天冷加衣，预防流感，这些烂在心里的话，只有重复完，你的心才能踏实下来。

而记忆尤深的那个循环，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浑蛋的事情发生在小学。在去同学家蹭了一顿饭后就开始不满你平常做的饭菜，顽劣的我嫌弃你做不出好吃的饭菜，把你在嘴边说得一文不值，你给了我一个耳光，而我依旧像个机关枪似的吐露不满和愤懑。相反你的愤怒好似都收纳进了沉默里，你转身离开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觉得“受委屈的是自己”的我还不依不饶时听到了屋子里传出的哭泣声。这是我第一次听你哭泣，声音不算尖锐，不时夹杂着奋力的喘息声，我的耳朵发麻，理直气壮顿然熄灭，相反内心惴惴不安，我跑去拼命敲你的房门，门被反锁，我在外面怎么劝说仍是换不来你一声的回应。于是我便说你要是不出来我就一直不吃饭，你也在赌气，我只好忍着饥饿看着一桌子饭菜变凉最终还是因为你的怜惜换得了原谅。你重新为我温饭，吃完把我唤进屋里。那晚，我趴在你的床边，你还有些埋怨地斜看我的眼，我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诉说自己的不懂事。房间里安静得只含着我的喃喃自语和你的呼吸声，有那么一瞬间，你凝视我，然后用手抚摸我的脸颊，满怀歉意轻轻地问是不是打痛我了。

你的厨艺从这以后突飞猛进，听你讲你刚结婚前都没下过厨，被婆婆逼着硬是只学会几道家常菜。你其实是讨厌厨房的吧，你讨厌那里的油烟味道，但为人母为人妇只好习惯围裙的日子。那晚的故事在第二天就戛然而止，被你丢到九霄云外。后来放学经常看到你拿着本菜谱跟着仔仔细细地学习烹饪，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后来都成了你的拿手好菜。渐渐留意到你开始频繁地收看美食节目，偷偷翻开你的那个小本子，发现密密麻麻地做了满满一本子的烹饪笔记，姜块要切到的大小，花生油要放几克，认真细致到让人难以置信。每每觉得幸福就是放学看到你做的一桌子菜肴，大概是你的付出和努力都被悄悄地吸收进你做得越来越好吃的菜肴里。

你说是我改变了绝大部分的你，自然也让我贪恋起你在我身旁的时光。两千公里之外的我想念你做的腊肠，梦里馋到口水湿了一枕头，第二天就惊喜地收到你寄来新做的腊肠，我想这就是我与你之间微妙的灵犀，距离再远也能感觉到的那种渴念，拿着腊肠向室友炫耀，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给你打电话说腊肠非常好吃，你大声笑说幸好没在半道就坏掉然后开始一一叙述肠里面放了多少料，自己晒了多少天。你的开心和我的满足都被我像纪念品一样小心翼翼地收藏，你邮寄来的吃食我也总是舍不得只好一次只吃一点。或许人就是这样的脾性，印证了那句“距离让人怀恋珍惜”。

我当然也像所有在外游子一样电话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可你总能猜透我的心事。比如，我是不是交了女朋友，是不是遇上了烦心的事，仿佛一切窝在小角落里的东西都能被远在天边的你一下子挖掘出来。这一点，我拿你无可奈何，每次只好敷衍搪塞式地回答，你也聪明地转开话题不让我生烦。好像这一切细微的改变也都是从那次我在电话里向你发脾气后才有的，你的谈话方式变得温和，变得小心翼翼。我也并不知道这样的改变究竟耗费了你多大的力气，仅仅是很难想象原本一个直来直去的东北女人现在会变得说话得体、谨慎周全。

小的时候，你不允许我说谎，长大的我，却被你骗了。

爸爸不小心在电话里说漏了嘴，所以我是在你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半个月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你在厨房破鱼，肚子突然痛起来，爸爸带着你去医院查出来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你天不怕地不怕独独怕疼，被送进手术室前在爸爸无数次的安慰下还是吵着闹着要给我打一通电话，你在电话拨通后忍着痛平定呼吸，无数声忙音后你有些失望地挂了电话，要打第二通被爸爸拒绝。那一刻的你很想听听我的声音，记得你说过的声音能给你莫大的安全感，可是忙于和同学通宵刷夜逛街的我在聒噪的街市里看到你的来电就挂掉了。我并不知道你所畏惧的黑暗就在你的眼前，而你却多想让我帮你驱走它们。

半个月没有你打来的电话，你的手机也一直关机，只好打给爸爸，才知道睡在冰凉病房里，喝着医院苦涩的小米粥的你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爸爸把电话

交给你，故作坚强的你不停地重复着“自己现在身体很好，过得很惬意”的话，还反过来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需不需要钱。突然心头像是爬出一条长长的蜈蚣，拼命挠着我的心口，我有些颤抖地回答你我最近过得很好，鼻头禁不住有些酸。愧疚像一滴墨水掉入了一杯水，瞬时肆意地扩张渲染。我自责当你最难过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却在享乐，想要忽略你的存在。

这一通电话打了很久很久，挂断后拿下手机，发现屏幕已经湿花花的一片。

你出院的时候，我在计算机模考，手机振动，传来一张图片。图片里你和爸爸围坐在家里的圆桌上，桌子摆满了各式各样诱人的菜肴，我一眼看清了我最喜欢吃的腊肠和四喜丸子。心里想着大概这是你出院的养元大餐，考试结束又收到你发的短信，错别字俯拾即是，标点也用得乱七八糟，我费劲地理解，才知道原来你想表达的是“祝我生日快乐”。

我“扑”的一声笑了出来。想起去年你竟然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却依旧每年在这一天准时为我送上生日的祝福。这样的“忘记”与“记得”在我和你的生命里反反复复出现，哪怕忘记自己吃降压药你也会记得每天提醒我吃鱼肝油，哪怕工作忙碌自己顾不上吃饭也会为我热好速冻的午餐。而我却越发觉得这一切都是应得，变得越发只知道索取。看着那张满是美味的图片，我不由自主地打给你，只想轻轻地对你说一声，“我很想回家吃你做的菜。”

这年的生日我满十八，你满四十五。刚刚学会视频聊天的你激动地要我和你视频，你说你想看看现在的我，头发有没有变长，青春痘有没有消减。你天生是个美人坯子，大眼睛笑起来月牙弯，幸运的是我也遗传了你的肤白。乌黑发亮的长发把你衬得精致，像是米色衬衫上一颗闪耀的扣子紧紧锁住周遭的注目。当我好奇心满满地接通视频，看到你有些刺眼的新增的大片白发感觉如针在头皮上扎。好像离开你仅有短短的半年，你的年岁却加快了起来，就算你口里常说的“眼不见心不烦”，但依旧知道你心里时时刻刻都挂念着，甚至比原来几万倍挂念着我。电话里你常常说自己最近又做了什么水疗养护，什么“你不烦我，我感觉年轻好几岁”大概也都只是玩笑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怕窥见你的衰老，就像你害怕窥见我对你的厌烦一样。

你并没有告诉我你学习使用电脑花费了多少功夫，爸爸也只是戏谑地说家里最近多了一位知识分子。你不会打字，拼音不好，于是你买来厚厚的新华词典，一页一页地翻读背诵，像是小学生背书那样的孜孜不倦，你借口说你喜欢字典里的油墨味道，于是多少个夜晚，台灯下都是你弓着背一个字一个字地嘟念。你要求爸爸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QQ、邮箱、微信乱七八糟的软件，你经常坐在电脑旁边笨拙地熟悉每个按钮的功能一耗就是一个下午，好多次你的眼睛酸得厉害，在我的说服下去配了一副防辐射的眼镜，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把电脑玩得溜溜的。

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登录小企鹅就看见你的留言，仍旧是蹩脚的表达方式和满篇的错别字，意思无非都是同电话里的嘱咐。你看我在线，便发来消息，要我和你聊聊最近的生活，起初我倒是满怀兴趣地夸赞你开始用电脑了的进步，但后来倦怠的感觉还是伴随着你无休无止的唠叨滋长蔓延。我开始不像往常那样，时常不理你，但你却依旧不知疲倦地问候我，每一天发来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幼稚到不行的表情，我只好隐身，你好似也发现了我在故意躲避你，但依旧没能改变你每天都要唠叨重复那些话的习惯。

我的逃避最终变成索性不登录，于是你又打电话来问我最近为什么不上QQ，我借口号码被盗来敷衍你，你还是轻而易举地读出我的意思，“我知道你是烦我唠叨你”，你心直口快，我也毫不遮掩，把内心的郁闷一口气全吐露了出来直至你的语气变得低沉失落。后来的日子，你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像是消失在了网络世界里。

有一天微信突然收到你的回复。你问我为什么我每发一条状态，都只有自己在回复，而且都是文不对题的评论，你一副好奇的神态，我对着视频那头的你哈哈笑，你矫情地说我又在嘲笑你笨了。那条微信，我发的是一张大学同学聚会的图片，里面不乏也有很多高中同学后来也成为大学的校友。你的评论是在凌晨一点多发来的，你把这张照片里你认识的同学的名字都一一写了出来，而且没有一个错别字。你说我的这些老同学变化都好大，唯独照片里面做着鬼脸的我还是一副老样子，像个傻男孩。我很惊讶你竟然还记得我高中同学的名字，而且一字不错，甚至连他们原来的模样都记得，反倒我甚至已经忘记了里面的好多人的名字。我回复你鼓掌的表情，